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问题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与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赵成 于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问题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与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赵成 于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 赵成, 于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260-4

I. ①马… II. ①赵…②于…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B0-0②B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6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347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2DKS018）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KS012）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导论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的新视域 (1)

一 生态文明及其研究价值 (1)

二 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10)

三 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 (23)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40)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41)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产生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 (51)

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社会批判基础及其价值指向 (61)

四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70)

第二章 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 (75)

一 福斯特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解读与重构 (75)

二 福斯特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生态唯物主义历史观解读与重构 (80)

三 福斯特的研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启示 (86)

四 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看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 (101)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110)

一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110)

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及其建构途径 (121)

三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及其意义 (128)

第四章 生产方式与生态文明建设 (137)

一 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	(137)
二 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向与生态文明建设	(143)
三 生产方式的内涵及其发展	(157)
四 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与生态文明建设	(163)
第五章 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	(172)
一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研究	(172)
二 邓小平的科教思想与科教兴国、知识经济	(185)
三 生产力决定论与科学技术决定论	(192)
四 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	(199)
第六章 生态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	(209)
一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209)
二 生态和谐及其意义	(218)
三 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与生态和谐	(226)
第七章 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236)
一 当代自然观的生态化转向与生态文明建设	(236)
二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与生态价值观	(245)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53)
第八章 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261)
一 家庭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261)
二 生态学发展中的伦理意蕴	(273)
三 几种环境伦理理论与人的道德发展	(281)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与生态文明建设	(292)
一 “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292)
二 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及其构建	(305)
三 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管理体制变革及其构建	(315)
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35)

导论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的新视域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是对日益受到人们普遍重视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应答，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而且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去审视和研究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相关问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生态文明及其研究价值

生态文明是我们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提出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则直接影响着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观念体系及其研究意义的理论认识。随着中共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第一次在党的政治纲领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这无疑对具体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内涵及其研究意义，无疑对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哲学厘定

生态文明概念是我国学术界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社

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等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目前对生态文明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和两种文明纬度的理解。两种理论视野:一是从地球生态系统的视角,把人及其社会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个子系统,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发展与和谐问题;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把地球生态系统看成是社会的自然基础,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两种文明纬度:一是从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种新的文明形态;二是从人类文明的构成成分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等并列的—种新的文明成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更多的研究者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把生态文明看成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式。

尽管对生态文明概念存在着不同视角和维度的认识,但从对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趋势来看,已经开始从最初的经验理解向理论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理论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进入到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和共同问题,从而为生态文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其基本共识和问题可概括为:—方面,生态文明是在对当代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应答和实践反思;是在工业文明发展陷入困境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反思以及为摆脱困境、寻求解决途径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文明建设活动。它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改造为手段,以相应的社会制度建设为保障,以人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精神动力。另—方面,生态文明作为—个复合性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进行的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造及其成果,如生态技术、循环经济、节约性或适度性消费等;精神性的内容包括与生态文明要求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成果,如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其相关的生态文化等;制度性的内容包括能有效调控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等,所取得的社会制度成果。

从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

和基本关系的认识还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构想阶段,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结构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切都说明生态文明还处于一种孕育阶段。但从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各种观念变革和社会活动来说,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结构中的一个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或制度文明以及社会生活文明相并列的独立成分,似乎并不能完全体现其本质和特点。因而有研究者认为,生态文明不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那样是社会文明结构中相对独立的构成成分,而是一种依附性的、渗透性的文明成分,它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成果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只能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为载体和基础,是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的丰富和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对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自觉反思,还处于理论构想和实践孕育阶段,在以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它还可能否定工业文明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从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独特内容来看,将其作为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文明形式,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孕育和发展。

然而,生态文明不论是作为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还是作为工业文明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构成成分,它不仅具有文明的一般特征,还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或构成成分的独特特征。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既要立足于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及其反思,又要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趋势,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去反思和把握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认识生态文明的本质、特点及其基本问题,构建生态文明的观念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文明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则为我们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研究可以看到,它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的基础上,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对于工业文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体现了人们对文明发展的期望和主动创建过程,反映了人们对孕育于工业文明并预示着文明发展趋势的新的文明形式的自觉意识,因此,生态文明概念作为文明范畴中的一个子范畴,不仅要具有文明的一般规定性,而且,还应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范畴的独特规定性,否则,它就不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一方面,生态文明应具有文明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体现的是人及其社会的开化和进步状态。而生态文明所指称的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自然与人(社会)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既有利于人及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有利于自然进化和发展的一切成果和财富。它既有物质的成果,又有精神的成果和社会的成果。在其现实性上,生态文明还处于孕育阶段,但它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已开始显示出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对人类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及其社会的永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体系等精神文化成果,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的心智,而且,在实践上也推动着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的形成和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还应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定性。在这里,“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独特性质。它不仅在精神文化领域,把自然、社会和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体现二者相互统一的基本思想,从而使其精神文化成果具有不同于工业文明且更有利于人及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特征;而且,在社会实践领域,它要求将整个地球自然界纳入到社会的发展中,作为人类社会的自然基础以改变现有的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实行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超出自然界的实际承载能力。生态文明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个文明概念,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在生产方式上的进步要求。它要求对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形成生态化的生产方式,这是生态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形式的本质特征。虽然人(社会)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关系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关系,但在不同的文明时期,这两对关系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发展程度。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外在关系或矛盾,自然界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冲突;而生态文明则将地球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使社会基本关系在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统一基础上得以充分发展。

总之,从生态文明的属性、本质和基本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将生态文明定义为:生态文明是指人及其社会通过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里,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的形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人(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积极生态环境成果是其本质,而生态化的观念以及所创造的良好资源环境条件等精神、物质、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成果则是其具体表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文明发展的道路,而且,为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变革和进步奠定了基础。其核心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生态化观念为指导,对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在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以实现人及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 生态文明研究的意义

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研究既是人类在反思和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对文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其意义就在于:

首先,生态文明不仅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为中国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所谓生态危机就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已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否找到解决和克服危机的有效方法或道路,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摆脱文明发展困境的关键。为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但由于生态危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单一的或局部的解决方案都很难奏效,这就使得生态危机的解决日趋复杂和困难。尽管世界各国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不断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管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控制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实际效果却不大,生态环境在局部虽有改善但总的恶化趋势并没有改变。究其原因: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的固有缺陷造成的,它是一种“文明病”,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社会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正像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不仅把生态危机看成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明病”,而且把其病症归结为文明的“客观

病”和“主观病”。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也把生态危机看成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机能失调症，把现代文明比喻为是一种机能失调的文明。他指出，“现时的环境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以致我认为我们的文明本身必须被视为患了某种机能失调症”。^①也就是说，在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要解决这种“文明病”，就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即生态文明。党中央正是在审视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这一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求，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②等作为其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并将其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充分体现了我党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决心和科学态度，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政治保证。

其次，生态文明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态危机实际上是由人的不当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引发的，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顾自身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具体体现。生态危机的解决，实际上就是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人与自然矛盾的转化和最终的解决，而这又需要通过不断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不同于动物的生存与进化过程，它是一种文化与文明的创建活动，是人及其社会所特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社会劳动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创造出了人类所特有的文明成果，使得人在自然界中能以不同且优于动物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由于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强大技术手段被片面地发展和应用，才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因此，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发展不仅要符合人及其社会的自身发展，而且还要符

^①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生态文明研究及其建设的宗旨所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①。

再次,生态文明为社会发展的转型和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对解决生态危机有悲观和乐观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也有不同的观点,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而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而何去何从则取决于能否解决生态危机及其解决的方式:或是任其发展而最终摧毁原有的文明基础,使人类社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或是在原有的文明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文明创建活动,最终使自然与人类社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如欧文·拉兹洛在《巨变》中,应用复杂巨系统进化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来说明全球自然与社会系统的进化,认为该系统已经接近第三个阶段即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一旦越过临界状态,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混沌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第四个阶段:要么引发大灾难、大破坏、大瓦解,要么引发大突破、大转变、大跃迁而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他指出:“巨变就是一种文明转型,科技是其中的促因,关键民众的价值观和意识则是决定因素。”^②他相信人类理性的创造能力能够通过“意识革命”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为人类社会创建出一个新的更高的文明即“新理性整体文明”。就连以悲观论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在其《人类处于转折点》(1974年)中,也指出:“从目前无差异和不平衡的世界增长转向有机增长,将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人类。这一转变意味着初晓,而不是完蛋,象征着新生,而不是末日。”^③这种认识同样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危机期的洞察和对新文明的创建要求。

这种对社会发展的转型要求实际上就是对生态文明的创建要求。它表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 欧文·拉兹洛:《巨变》,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③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明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忽视。因为在工业文明的发展中,人们始终将生态环境看成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而不是作为社会的自然基础、“无机身体”,将其纳入到社会文明的建设中,因此,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结果。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不仅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的无机身体、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基础。^①因此,人的健康发展不仅是指人的“有机身体”的发展,还应该包括人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的发展,那种把自然仅仅看成是社会的外部因素,只顾社会自身发展而不顾自然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因此,只有将自然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体系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文明的建设中,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发展的转型和摆脱文明发展的困境。

最后,生态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展开,但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离,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人类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发展中,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分布在广阔地域中的一个数量有限的相对独立的族群或氏族的发展。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族群与族群之间交往的有限性,就使得不同的族群发展出了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模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明成果。从总体上看,原始文明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依赖并随自然界变化而变化的发展特点,以及各个族群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势。就是到了农耕和畜牧社会,这种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族群文明逐渐发展为民族性或国家性的区域文明。然而,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种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一种“独立”发展的能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人类自身发展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它使人类更关注于自身的发展,而仅仅把自然看成是人类自身发展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仓库和垃圾场,从而使人类自身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人与自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相互依赖关系而恶性膨胀,也使人类文明的发展误入歧途。人类自以为已经摆脱了生态规律的制约、掌握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技术手段,可以随意地统治和处治自然,而无须顾及自然本身的发展状况,这就最终导致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也迫使人类不得不走上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在人与自然相统一基础上的环境文明,它不仅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一员,而且,把自然看成是人类的无机身体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求人类文明的发展要以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为前提,要以自然的生态统一性和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为基础,把人类文明看成是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整体,而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积极环境成果,由于其生态的整体性而具有了全球意义。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及其解决途径——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奠定了基础。它不同于工业文明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全球化趋势。因为工业文明所推动的全球化仅仅是一种人类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过程,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全球发展过程,它并没有以地球自然的生态统一性为基础,也不以维护地球的生态稳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和条件,因此,这种“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全球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正如欧文·拉兹洛所指出的,“今天的转型不只是经济的,更是‘文明’的进程。它乃是推动积极整合不同团体、经济体、社会与文化,使之形成包容更广大人口与更广阔土地的长期进化潮流的一部分。这个进程已达到地球极限,此即所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其中一环,但也只是其中一环而已。”^①而生态文明所引发的人类文明的一体化发展,则是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过程中的一体化发展,是既顾及人的发展又顾及自然发展的全球化过程。

总之,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所遇到的最大困境之一。它迫使人们在反思和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对现存工业社会的观念体系、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全面审视。生态危机的产生并非社会发展中的局部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所遇到的整体性问题,体现了传统工业文明发展的固有缺陷,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

^① 欧文·拉兹洛:《巨变》,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XXII页。

单一的社会途径,而必须上升到文明发展的高度,通过新文明即生态文明的建设活动才可能得到解决。这就使生态文明的提出成为必然,并推动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和建设活动,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建设内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随着党中央在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提升,它也必将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和观点,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并将其用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建设活动。但由于受到自身认识局限性和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也存在着一些认识局限和实践教训。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探索及其主要观点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探索和社会实践中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面对各种重大问题时,毛泽东都将认识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作为其思想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在长沙求学期间就开始涉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关注。通过对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和自然进化等方面知识的研读,毛泽东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就开始形成,并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作了专门的批注。^①特别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① 胡华兴:《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评析》,《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4期。

之后,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及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在其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中,首次以实践为基础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包括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阐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依据中国国情、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调整人与人关系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①、建设新国家的任务。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认识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

1.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

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因而离不开自然界,要遵循自然规律、依赖自然界;但同时人又能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第一,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毛泽东以生物演化史为依据,指出了地球上的生物是由非生命物质演化而来的^②,并以生物重演律说明了“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③;同时指出了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唯心论者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唯物论者则认为人是由古猿演化而来的。^④由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研读了恩格斯的《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自然辩证法〉导言》两篇短文后,1943年12月24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毛泽东对这两篇短文的观点完全赞同,并且称它们“十分精彩”^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区别、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⑤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